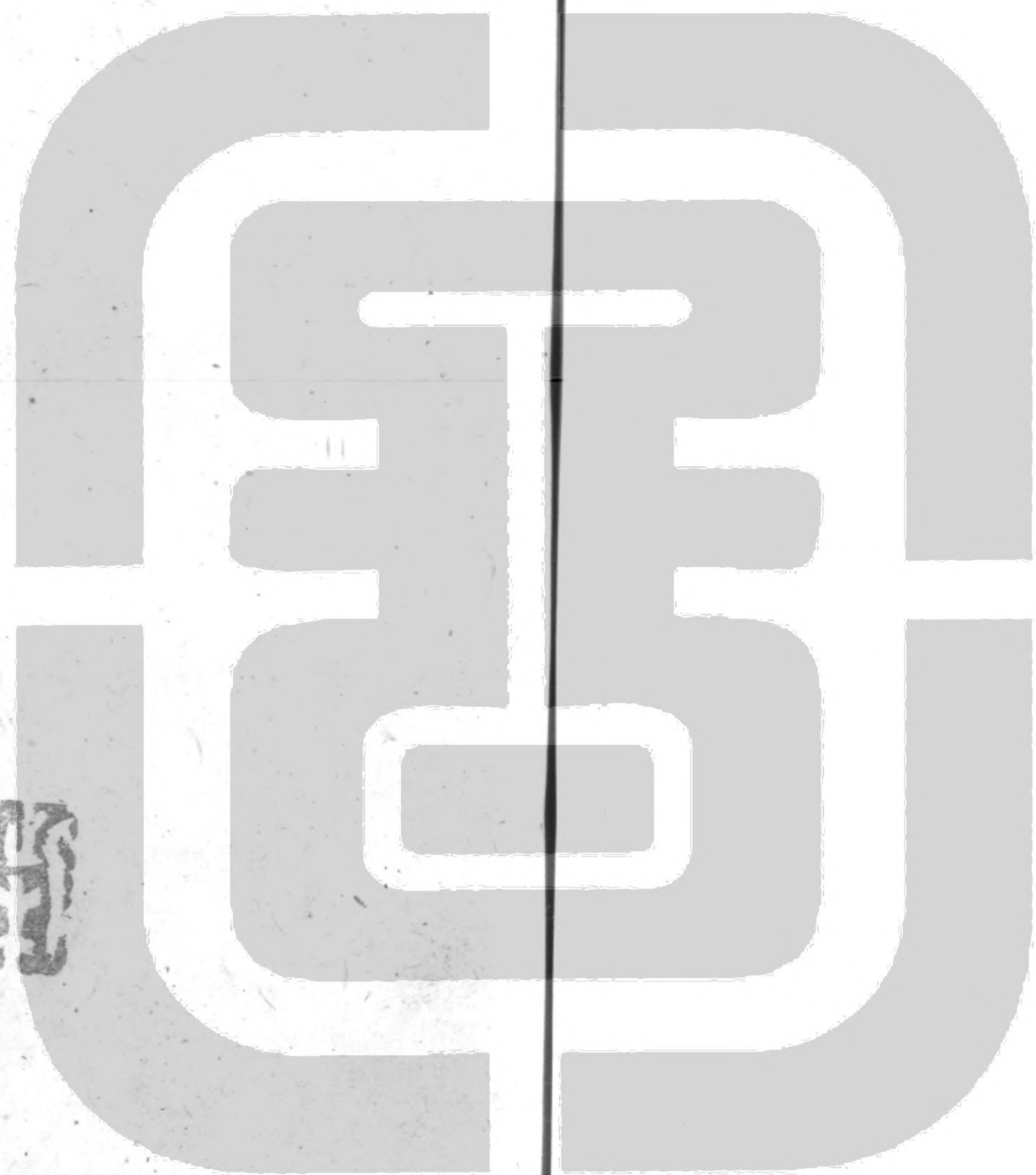






林登州集

卷廿一至卷廿三





林登州遺集卷之廿一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慕

墓表

暉堂劉先生墓表

自古有學藝德行之士蘊之於身而不獲見于  
時其昌而大者恒在其子孫焉蓋其積之既厚  
則發之必茂今日所以淑諸人者卽異日所以



起其家者也矧數世家學之澤涵淳演迤經前  
 裕後其本深其條蕃固理之所必然者予於豐  
 城劉先生暉堂而有徵焉先生諱 字克暉先  
 世蔡人五世祖曰克字實之宋名儒五舉不第  
 授衡州監獄西山真先生為淮東提刑聞其賢  
 薦授從仕郎提刑司幹官後宦遊豐城因徙居  
 焉司幹三世而生元鈞皆領鄉薦為儒官元鈞  
 生遇之建昌府監稅監稅子五人先生其長也  
 幼而秀慧髫鬣親去知讀書稍長治舉子業為

聲

親去知讀書稍長治舉子業為

文富瞻藻麗雅為時輩推讓再試有司不售  
 棄去授徒邑里間及其門者皆卓卓有立諸大  
 姓爭禮致之瑞州守秦侯遣史致書幣延為弟  
 子員師廩食僅數月以母老辭監察御史燹理  
 不花分按江右特薦之先生曰吾知命者富貴  
 非敢求也以他故辭弗就益聚徒講道誘誨不  
 倦凡明經之士每以所業質焉其所可者必得  
 雋場屋否則黜因號為鐵眼先生言其識鑒之  
 精明也進士張異徐邦憲未第時有所撰擬携



示考訂先生爲評純類優劣莫不心醉而去自  
監稅公歷職于外家務悉付先生弟妹多幼先  
生訓教有方婚聘以時諸弟出爲郡縣吏假貸  
以資給之雖在外館必延明師以訓諸子嘗曰  
吾不求聞於時兒輩能勤于學以底于成天意  
或在茲乎性質諒無矯飾不苟言笑與人交重  
然諾鄉鄰事有疑難必請決焉先生熟思審處  
籌其成敗有若著蔡諸弟暨族黨事無大小必  
咨而後行對客終日危坐豐頤廣額衣冠儼肅

望而知爲純篤君子也至正壬辰兵起往來避  
地以禍亂未平憂憤成疾竟以弗起先生生癸  
巳卒年六十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葬于折桂鄉  
突塘之原祔先塋也配李氏生子三人長曰積  
以武功授昭信校尉義兵千戶次日秩字伯山

國子典籤累遷奉訓大夫知崇明州事

州有海  
埂田塩

場皆爲海水所漂積年納米及塩課  
伯序奏免海民感其惠立生祠祀焉

優學達政

所至有聲稱又次日秬蚕世女一人適南昌萬

大用孫男四人長曰靜

字仲安今  
居遼東

崇明子也崇



明爲同僚構誣以罪靜年十二直其父寃於朝  
誣者皆代誅人稱之次日謚

字仲寧工詩仕至前五軍都督府都

事

曰太尉保孫女四弼在史館日適崇明事白

嘗定交焉泊來豐城又其鄉邑也因以前進士  
朱自省行迹請曰先人宰木拱矣秩以游宦江  
海墓隧之石未刻幸爲文以表先行庶幾發幽  
光於九京而不重不孝之罪也嗚呼仁者必有  
後劉氏自司幹至于今八世矣雖官不大顯而  
書澤綿綿不斬其昌而大也已兆於崇明之兄

弟繼自今若子若孫能世其學濬其澤以無墜  
厥祖之積則先生淑人之德天之報施將未艾  
也是爲表



神道碑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

國東平侯加封鄆國公謚義安韓公神道

自昔帝王之興豪傑之士能識真主雲從景附

勇者効力智者効謀以戰則克以守則安用能

懋著殊勲弼成大業蓋天生賢才以為真主之

輔非偶然之故也洪惟皇上當元政不綱四海

鼎沸之秋起自布衣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戡定

區宇有若鄆國韓公知天命之有在首謁軍門



率衆來附効忠宣力以成大功以受上賞其亦  
豪傑之士哉公諱政字敏道始祖筠居兗之寧  
陽筠之四世孫驛宋進士及第仕至中書舍人  
九世孫諱青自寧陽徙居睢州是爲公之曾祖  
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儀封縣子曾祖妣閻氏追封縣  
子夫人祖諱榮贈資善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護軍追封高陽伯祖妣李氏追封高陽  
伯夫人父諱旺贈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在國追封東平侯妣楊氏追封東  
平侯夫人公少負才畧尙氣節值元季之亂卽  
集民爲兵以保安豐甲辰內附有旨授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鎮廬州未幾進兵克臨  
清又從大將軍信國徐公復安豐移鎮下邳繕  
城隍脩戰守之具招集流散民以靖安時王信  
駐兵沂州猶爲元守下邳距敵境僅十里許公  
示敵以威撫其携貳以恩信敵不敢犯境丁未  
冬大將軍北征公領麾下爲前鋒下滕克濟寧



東昌臨清廣平順德等郡縣十餘城洪武元年  
轉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鎮濟寧公一  
以行於下邳者施之民大悅服旣而領兵從信  
國公攻榆竹守將酈毅出城迎降師次梁成元  
右丞趙蠻子遁走其部將劉同知程僉院等皆  
降公奉命入城撫安其民悉安堵如故吳左丞  
等據蟻尖砦拒守大軍公領兵援之歸附之民  
多外郡人公聞諸朝彰德之民悉令入籍餘竝  
聽還鄉里山東山西悉平召赴京師慰勞甚至

三年從征虜副將軍北征上都招降興松全寧  
靖豐等州凱還上念將帥百戰之勞定行功賞  
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賜鐵券金書傳示子孫  
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東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一  
年二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城賜第上聞之憫  
悼詔追封鄆國公謚曰義安公生於元延祐丙  
辰享年六十有三先娶張氏癸巳冬遇兵亂守  
義不辱投淮水而終追封東平侯夫人繼娶楚



氏封東平侯夫人子男五人長英次進皆庶出  
次五兒次永安崇安夫人楚氏出也女三人長  
適謝原禮次適益其三尚幼是年四月初七日  
歸葬于睢縣北崗保杏岡之祖塋詔有司給  
喪葬之具及葬上親製宸翰爲祭文躬臨奠焉  
復勅臣弼製爲碑銘立諸神道臣不敢辭臣聞  
爲將之道智信仁勇必備其德惟公素稱長厚  
遭逢聖明年甫強仕見明識定足以有爲其戰  
勝攻取未嘗敗衄皆其智而勇者爲之也其推

恩撫民所至乂安皆其仁而信者爲之也昔光  
武稱寇恂有牧民御衆之材公蓋庶幾焉故能  
享尊榮壽命考終官躋極品爵封上公皇上崇  
德報功之意可謂至矣天之報施善人亦可謂  
厚矣臣旣歷叙公之勲勞次第如右復稽首再  
拜而獻銘曰天命真主混一區宇必有賢輔雲  
龍風虎贊輔伊何炳於先機仗劔以從識所依  
歸肅肅鄆公有猷有守元綱解紐兵保于壽皇  
上龍興疆土日開率衆以來帝曰俞哉授以節



林登州集 卷二十一  
鉞作鎮淝水據淮上流濠壽風靡移鎮下邳墉  
壑旣成我圉不驚我民載寧北征之役前驅無  
敵魯衛之墟破竹而克濟民旣安迭款源源爾  
民無畏將臣克寬撫其瘡痍歸其流徙仆者以  
起憂者以喜凱旋自北戎勞居多剖券錫爵帶  
礪山河謂享太平保爾寔祿天胡不憖長逝弗  
復宸衷悼惜命返先塋生榮死哀五福竝膺微  
臣作銘刻于貞石何千萬年永樂臣則

傳

元亞中大夫漳州府路達魯花赤迭侯傳  
侯諱迭理迷失字子初西域合魯溫氏世宿衛  
故占籍爲燕人元制諸士分四部部有長官權  
眎將相衛士有年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卽不次  
擢官或舉給事臺省未數年已踐華要侯自弱  
冠入侍禁闈信慎勤畏爲衆推許君相所周知  
長官屢欲薦用輒遜曰某士齒長勞久宜先  
擢之某不敢越也他日復薦則又曰某固列中



然吾母老重違晨昏寧後于仕不敢暫去膝下也中書叅知政事達理麻識禮與侯交誼最篤強侯共事侯曰君知我者亦見強耶服除年及強矣猶杜門無進取意東宮素器侯一日笑謂曰黑頭者多爲公矣君年四十猶未仕將老宿衛耶命中書奏官之侯曰某初仕未練事幸卑散職遂授承直郎江浙行省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涉海進方物轉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九月改福州二十二年壬寅再以事至京拜福建

行省理問官階陞奉議與平章政事燕赤不花同赴任時盜劇省治不得入侯贊燕公集外縣民爲兵環城劇盜出戰輒敗城民饑侯恐民死非辜白公飛書許民間出出輒賑之盜勢益孤感因爲闕東城圍使得奔卽勒兵盡殲之閩人趨侯拜曰全我耄稚皆侯力也再陞朝列大夫長前職大兵逼閩二關侯以行省命與諸將議戰禦之策往返者數十二關賴以不破二十六

年轉是官以陳友諒專制閩省郡縣自設總制



綜理之職而正官政不及不欲上省臣勉以行  
既至民喜曰是能父母我者屬兵餘民困腹剝  
愈急侯曰吾受千里生民之寄不恐坐視其死  
於是釐庶務之利病而興除之敏于吏事羣下  
不敢欺而務存忠厚不察察事苛細民甚安之  
大兵南畧陸下邵武水道取閩城省臣有遁至  
漳者吏請郊迓侯嘆曰吾無顏面見此輩既而  
驛報招諭使至侯朝服焚香望天西北拜曰某  
年四十始仕不數年而致身二千石國恩厚矣

今力不能禦義不肯降惟有死以報國耳退就  
室屏僕從斫印去篆書所執笏曰大元臣子大  
元臣子置案上取佩刀刺喉外割絕咽遂死手  
執刀按膝上毅然如生民走哭聲振地共斂葬  
城東門外使者爲泣下躬吊祭焉侯生至治壬  
戌死年四十有六祖曰滿速兒大都治申父曰  
默理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先卒子  
男二人長曰六十宿衛爲速右兒赤次日普顏  
帖木兒江西省通事孫男一人普刺嗚呼死社



稷常法也然夷考古人其所以處死或不能盡  
同者夫亦隨所寓而裁之耳故或戰而死或執  
辱而死蓋戰而不終則終被執辱也必矣矣戰  
則無兵而義不受辱也故自決以死而無二夫  
死等耳與其犯辱而死于他人之刃孰與未辱  
而自引決之爲潔乎吁若侯之死可謂能處死  
也已故敘其死事而併及其世次踐歷庶幾當  
世能言君子或有采而表之者焉

方簡夫義節傳

方有臨字簡夫連江縣布衣士也以篤學勵行  
淑其鄉嘗慕馬新息之爲人曰窮必堅老必壯  
至正壬辰盜掠其鄉方年七十餘被執盜以其  
信鄉人也欲先脅之以污其餘方罵曰吾讀書  
明義有一死耳不能從女爲逆盜直之未忍卽  
殺方罵愈急子桂茂走盜所乞代父死盜方怒  
斫桂茂腦隨仆方復罵曰曷不殺我而移怨吾  
子盜遂斷其臂旣而桂茂蘇而方已不抹矣鄉



人哀之共歛以葬桂茂與兄安世皆嘗薦于鄉  
孫麟亦知學云林唐臣曰士之死也就義焉爾  
矣位不足道也使死必以位則捨生取義專于  
貴者而凡布衣之士舉不得廁其列然乎否也  
簡夫大義炳中不以賤而移不以老而挫故陷  
難而能決死無二彼位所當死而未必死者視  
簡夫之爲其賢不肖果何如耶

### 漫客傳

漫客不知其姓名或云潁川出也恒往來荆楊  
閩粵間至則輒留留輒久凡風雲泉壑之勝故  
墟陳迹之遺不憚險遠必徧遊焉覽竒吊古發  
爲詩文紆鬱備宏人咸賞異願內交焉漫客不  
拒也性不喜飲微酣善劇談上下古今出入子  
傳移日亶亶忘倦理亂直回必爲欣戚獎抑或  
問所志曰雲月吾家也鷗鷺吾徒也圭組吾身  
外物也子何疑於漫客哉人知其蘊才以玩世



也故愈親而愈不敢狎之林先生曰予遊吳嘗  
識漫客于江湖之濱軀幹不踰中人而氣局英  
發精悍文藻議論往往超卓出流俗昔太史公  
周歷四方君子謂其文閎深雅健有得於遊覽  
之助吁漫客其亦志於若人者哉

### 朱隱老傳

朱隱老字子方南昌豐城人幼穎敏嗜學晝夜  
誦讀不輟母楊氏恐其成疾也少與膏燭至對  
月拾薪以繼父應岳奇之嘗語客曰是兒他日  
有身心之學甫長克自淬礪宋遺老姚江村洪  
泳齋趙冽泉皆以經學稱隱老迭從之游學益  
進廣州倅涂應雷嘉其清苦妻以女孫兄鎮孫  
以其不事作業也白母析財異居既不能禁卽  
以田廬之良治者讓兄已日就貧窘弗恤也弱



冠試藝有司弗售卽屏去杜門絕世事潛心道  
德性命之蘊思有以羽翼道學嘗曰元興周程  
張朱之學表章於世固以大明邵子先天之學  
出於心傳未能闡其微旨吾于橫圖而有得于  
姤復焉於圓圖而有得于乾姤坤復之間焉於  
方圖而有得於震巽恒益之間焉皆從中起斯  
其心傳之所存乎又以經世書備物理性命之  
說而人莫之講於是著經世書說太極圖通書  
西銘朱子皆有注惟正蒙未備於是著正蒙書  
說易道無窮隨索隨有於是易說儀禮經傳  
朱子以命勉齋黃榦榦以屬信齋楊復記錄雖  
詳而去取未當於是禮說別著道德經註與  
曆書二卷及門之士凡若干人其始見也畏其  
端嚴簡默比至執經授業則俯就樂誨於理義  
密微不至分縷析莫不心醉焉蓋其教人以忠信  
爲主明體以適用本內以達外一以聖賢爲師  
故人於身心知所用力非徒口耳而已先是淮  
兵渡江所在盜起焚掠鄉落隱老猶左右圖書



著述不廢盜初至則曰財物任自取之書非所用也屢至則曰吾財已盡無以給汝矣盜素聞其名皆謝去里賴以全山砦方相雄長詭隨者衆則戒子弟曰吾家世清白汝輩寧寒餓死毋汙不道也至正丁酉十二月邁疾八日呼子善謂曰吾疾無甚苦但覺氣漸微以至於盡吾以數推之明年江西有大變汝善防以免難所著書多未脫稿編緝芟補皆汝責矣語竟而逝年七十有四學者號曰瀟峰先生善字備萬邃於

經學能文章嘗構堂以祀隱老推其祖應岳伯祖應名之曰瀟峰精舍蓋世其儒業爲鄉先生云外史氏曰義文周孔之心法易書具矣後世學易之士論數者昧理泥象者遺辭邵雍氏出卽圖爲書得理數之源象辭兼舉不遺矣橫圖與圓方二圖皆自易繫而推演其奧經世一書亦以四象而起者也張子正蒙雖本諸易然其明正道以正人心用意澁而措詞嚴所謂無子厚筆力者隱老乃能會而通之可謂忠於諸



子而有功於易也元世道學之士北有魯齋許  
衡靜修劉因南有仁山金履祥草廬吳徵白雲  
許謙遐齋熊禾若隱老者夫豈可少也哉

蕭昶傳

蕭昶字洪飛廬陵人幼穎邁異羣兒十歲失恃  
父某繼娶劉氏不慈黥虐之身無完衣隆冬跣  
行雪中每以不能事母自咎畧無恚意伯母憐  
之撫育于家劉誣訐伯父母俾無所容昶恐貽  
怒於父乃去游荆湘間遇異藝術輒學之而尤  
潛心於醫僑江陸逾年父思之遣价迎以歸昶  
以業未成不欲遽還已而思親命不可違遂歸  
父母大悅居亾何再遊湖南時翰林學士承旨



歐陽公玄聞其能延見之因爲書翼雲二大字  
又作文以遺之薦爲瀏陽醫學官以親老弟幼  
辭鄉族舊故歸美於伯父母繼母自悔遂成慈  
母汝顯兵亂延禍江右草竊乘間攘攷昶義倡  
鄉兵以禦之間關十戰昶素習武事賊畏之不  
敢侵掠里賴以全父喪哭踊幾絕喪事盡禮旣  
葬母乃分財產昶獨不受悉歸遺母及其弟慨  
然曰男兒當自樹立寧能屑屑先業耶母聞兵  
亂挈財物依其姊家夜失路墜井歿昶倉皇募

人緹井挽屍以出禮葬如父父嘗構樓爲藏修  
之地昶承先志益崇飾之進士李昶扁曰會昌  
蓄琴書延師以誨其子凡名儒碩學皆館於其  
家焉以他累謫耕濠梁暇則以醫濟人貧者投  
以劑不求償富者酌以金帛亦必審於義而後  
受之謫耕者多貧不能具牛種督者將寘之歿  
昶賑以錢輒焚其券得不歿者幾千人林先生  
曰予行江淮間言孝義者必稱昶嗚呼患難相  
恤已不之暇而厚義薄利周人之惡有若昶者



林登州集 卷十一  
誠未易能也

稼軒高士傳

稼軒高士姓高氏隱華川郭南善治稼以稼名其軒人因目曰稼軒高士云或問稼之說高士曰善稼者力吾力時其時焉耳矣不力則人虧不時則天違力虧時違而望其稼之成譬猶解裘以求溫繫馬而使馳其能有得乎哉自吾祖父厥旣敷菑以遺我後人蓋有望乎不棄其基也播而穫之我其敢怠于茲思昔成周盛世人知力本主伯亞旅罔或弗勤固見於載芟之詩



而吾有弟三人皆能以稼爲務吾不敢鹵莽而耕滅裂而耨也則力焉者必有以報吾力也吾不敢越春而種過夏而耘也則時焉者乃所以穫之時也是故闔門百指不憂饑寒兄弟具爾怡怡以嬉其視車塵馬足擾擾奔走廩食僅三餐而紅朽且萬斛者未嘗不淡爲之悲也聞其言者尚其操而其名寔稱其情焉林先生曰稼軒之言非徒稼焉而已力之云其者歟時之云其審勢者歟力於所傳而友其所同產矣昔徐稚非其力不食世以高士稱之稼軒真其流也耶



列婦翁氏傳

翁氏諱壽安奉訓大夫福寧貳守觀達之女幼  
慧知學好讀女誡女則等篇笄而擇配建安朱  
填齊國文公六世孫也填令長泰上甫三日以  
公事入郡寇卒起圍郡城填不歸長泰遂陷翁  
方盛年而二女俱及笄有令姿度不能免禍則  
誡女曰女以貞潔爲節寧死不可辱長先赴井  
季繼之賊急舉以出則長股以折翁氏知入井  
不得遂死卽引刀自刎尋絕賊相與駭嘆因全



其子鎬贊曰淮汝盜起所在陷沒固有縮符仗  
節屈膝臣賊者其於所天爲負多矣翁氏以一  
女子的然知不更二夫之爲義決一死於俄頃  
嗚呼其齊國流風之存歟抑知學明理之助也  
與噫烈矣

誄

櫟山張先生誄

士之生兮孰尚以貴德彌中兮外負材器禮以  
爲閑兮幹以義理之周兮責斯備人親二兮我  
有四均吾心兮孝畢至天造之屯兮余心之好  
貧恐余之志行兮不若古人彼獬之狂兮角且  
羽我祛其害兮不怯以武詎垂堂之昧我兮陋  
忠信之無取人之窮兮我實悲苟有所濟兮何  
必於大施國之表兮翳家之規氣則正兮神則



怡康壽考兮理則宜雖隱猶顯兮子揚其輝爲  
仁有後兮天有知嗟嗟來裔兮尚徵誅辭

些

蓉峰宋先生些辭

宋濂溪之父也

伊天之生人賢一愚百些匪賢之履愚曷卽此  
嗟若德人德則碩些韜珠之光蘊白璧些鸞鶴  
競飽鸞鳳歛翼些圭組之華章逢靡易些仁讓  
千里猶及國些有暴如虎我手扼些我經在堂  
惟聖則些賢子是承聲華籍些燁乎前先綿後  
澤些彼世之狂不務積些薄施已窮敦厚克些  
暫榮萎茵槿朝夕些嗟若德人揚若抑些朝豈



爲豐野匪裔些  
蓉峰頽矣哲人厄些  
懷仰人人曷其有極些  
墓門有栢文貞石些  
載搜哀詞永無泐些

祭文

祭前元嗣君文

百年運兮告終嗟朔漠兮遠土  
中隆替兮有時孰致語兮蒼穹  
赫大明兮中天知燭火兮自息  
命一去兮不復畱君胡爲兮能  
國皇仁聖兮垂慈爾祖有祀兮  
繼宗者誰正首丘兮先陵是依  
心所安兮其亦曷悲



祭公使人陳明

身有庸役在官年方富不憚難我使南汝所歡  
勤左右不欲殫瘁瘳癘起爲爾患竟爾夭良可嘆  
天萬里路漫漫歸汝骨魂其安

祭周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貢生林某謹用清酌庶羞之奠  
致告于故貢元宗濂先生周公之靈曰於虜道  
之明者文必華文之華者名必鉅世固有是言  
矣然而道雖明而不得行以經綸於聖治文雖  
華而不得試以黼黻於皇猷名雖鉅而不得實  
以縉紳於朝著愚於先生重有戚焉髻齒知學  
弱冠明經極淡研幾探幽索玄居家稱孝友接  
物過謙厚教人先忠信先生之於道可謂明矣



上窮丘索下搜子史含英咀華出奇入恠有春  
秋會通以明褒貶有邊臣近鑒以訓忠義有知  
非橐以述志業先生之於文可謂華矣兩舉鄉  
薦一魁文闈聲名之起風馳雷奮閣老稱其史  
才諸生仰其德望先生之於名亦可謂鉅矣柰  
何道明於中而未遂政理之施文華於外而僅  
膺科舉之選名聞於遠而獨區區於文較之官  
則所行所試與其所實者何若是其寥寥耶愚  
於造物者益有憾矣嗚呼哀哉時耶命耶父計  
方奔而妻亾母制未終而身歿年嗇中壽喪無  
主嗣箕帚有艾妾襁褓有幼女煢煢何恃子子  
相吊天其忍此也耶天其忍此也耶某自弱冠  
之年及門承教秋闈較藝忝聯榜末每念左右  
道途扶持疾病耳提面命情親心契涕泗交集  
不知所云先生已矣不可作矣唯當收先生之  
文以傳於世推先生之訓以淑諸人庶幾先生  
道之明文之華名之鉅者猶存其萬一也心喪  
無期禮奠弗腆先生有靈尚鑒茲悃嗚呼哀哉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十二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說

宗澤字德潛字說

陳生名宗澤既冠賓友字以德潛求予說其義  
予告之曰子不見夫水乎潛則淡淡則有本有  
本則達而無窮所澤者遠矣然水之澤其潛之



也以力宗之澤其濬之也以德德愈濬則澤愈長而不斬矣今夫祖宗生民之始本一人也猶水之源也子孫支分派衍有大宗焉有小宗焉則水之流也祖宗以德而導之子孫不以德而濬之則爾宗之澤不幾於泯乎賓友之命子者良有以也抑吾聞子朱子得濂洛淵源之學我北溪先生實涵泳之而接其派焉陳氏詩書之澤有自來矣雖君子五世而斬生能以德濬之期不斬者將不啻於五世也勉旃哉

士伯字說

監察御史孔君士伯謂弼曰某忝聖裔於世爲五十六名之行爲希故以希普名字之行爲士因字曰伯或病伯之義於普無所當而余不欲易也子幸繹而廣之庶有復於或者之言也予曰古人之於字代其名焉耳非必有求於濶義也求濶義而務美稱者後世之惑也生人無窮美稱容有旣也而可以一一得哉故伯仲叔季古人通字焉今夫伯之言長也苟究而言之則



在天之德曰元在時之行曰春在人之性曰仁  
在昆弟之次則居仲叔季之先者也元長於天  
而實統乎四德春長於時而實貫乎四序仁長  
於性而實兼乎四端譬則伯氏之長而首以若  
仲若叔若季也夫一元運於無朕而流行乎四  
時物之生生不窮皆其善之長者爲之也天之  
施可謂普矣猶之人也以不忍人之心惻存乎  
中則內而親親外而仁民遠而及物皆是道也  
其所施者不旣普乎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然則欲普於施非天德之長不能與也於伯之  
義果無所當乎子之字也取之近則爲古人之  
通稱推之遠則合天德之奧義字無過此也士  
伯作曰字祝於友禮也子之言其庶矣請書以  
爲說



積中字說

蜀郡張君積中謂弼曰某不敏幼而父名以著而賓友命以今字敢求子言以廣其義庶知所以勉也弼曰有旨哉天下之理未有不積而能著者也未有著於外而不繇於中者也天之積氣極其高也故日月星辰著其明地之積氣極其厚也故山川草木著其文君子之德和順之積於中者有克實之美則英華發於外者有光輝之大夫學之積也則表裏如一矣南山之松



其長千仞其始也尋尺而已耳幹而枝條而葉  
陰被數十畝繇其根之盤於地者深矣仁義禮  
智根於心則克於外者睟面盎背而施四體易  
曰黃中通理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蓋君子  
之自修固不期於外見而自不能不見譬之衣  
錦尚絅雖闇然而日章焉君學優於躋仕其所  
積者固已發於事業矣光明俊偉以無負於賓  
友之祝奚庸予言之贅哉姑述儒先緒論以爲  
說或杯水溟渤之一助云耳

友聞字說

吾友蜀郡趙君友聞謂弼曰直不敏幼而父命  
之名曰直冠而賓友字之曰友聞今旣壯矣行  
已之道未得友直之要取友之道未盡友聞之  
益恒恐有愧若名與字而有負吾親與賓友之  
所以期我者先生幸有言以廣其義庶亦多聞  
之一助也弼竊惟吾夫子言益者三友友直爲  
首友諒次之友多聞又次之則直與多聞皆在  
取友今趙君之言則以直在已多聞在人不幾



於戾聖人之旨乎噫吾固知君之有見矣夫朋  
友以信爲本苟爲不信則已不直吾恐多聞之  
士將不與之友矣是故夫子言毋友不如己者  
必先之以主忠信蓋在己者直然後取友必端  
而多聞之士樂告以善道此所以日進於明也  
然則直內以敬所以謹於己也友于多聞所以  
資於人也已既直矣繇是友於直而聞其過友  
於諒而進於誠友於多聞而進於明皆繇己有  
以致之也昔者子濯孺子庾公之斯其事無足  
稱者孟子取其端人取友必端之言親友之所  
以期友聞者蓋必先於是不待予言之贅也予  
姑効一得之愚云爾友聞善學能文辭不妄交  
游以才操舉湖廣憲使其祖若父皆歷官外郡  
世澤有自云



常平道人說

丹陽童先生以常平道人自號序而贊之者非一辭矣復質其說於彌彌曰噫平不易能也常平又豈易能哉夫無險無陂之謂平不低不昂之謂平無險無陂其體也不低不昂其用也是故其靜以宅心也湛然虛明如水之止險陂無自而生焉其動以制事也的然如權衡之稱物移前却後隨其輕重以爲低昂莫不適其平焉彼衆人者非不知平之足貴也溺於一己之私



雖能暫平而不能久故行險徼幸無不至君子  
則不然內有常也故心無時而不平外有常也  
故事無處而不平暫不足言矣蓋平而常平則  
內無城府外無町畦無適而非斯道之正譬之  
康莊九達如砥如矢車安馬閑一驟而千里其  
視羊腸詰屈輪摧軸折跬步之間足跲而脅息  
其勞逸難易百相邁也嗟夫洪範平康正直爲  
三德之首而三德實五福之本先生學以達政  
嘗仕郡幕其立心制事持平以畫諾所積者  
厚矣宜夫順坤葆和年及耆艾壽考康寧以享  
榮養其食好德之報蓋未有涯也公名元善今  
以子亨貴推恩爲吏部郎中云



天淵說

浮屠溥師自號曰天淵求予說其義予曰子以是號必知其說矣奚庸予之贅哉予之所知儒論耳子之教不能知也子不窮其所當知而求其所不必知能知而不自衍其說反求其說於不能知者焉何子之厭常而喜新也師請益力曰語教則有異語理無不同子姑以子所知者爲我言之未必無啟於余也則告之曰嗟夫高莫高乎天深莫深乎淵天淵之間邈乎相懸其



勢則然然道大無外雖天外之天淵外之淵亦無往而不在焉聖賢有見於道之流行上下昭著而不可以名言故仰而觀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而直指以示人于以見斯道妙用雖極天之高極淵之深初無間於兩間也至若聖人之德溥博淵泉蓋其周徧而廣濶靜淡而有本真如天而如淵此吾儒所以論天淵者若此師之所論雖余不甚解然亦有聞其一二試爲子言之夫世界無邊法亦無邊天之可見者穹

然蒼然淵之可見者沈然黝然夫孰度其高之極測其深之玄但見高虛洞徹無倪無端窅而言之均爲一空色相不足以擬議言語不能以布宜人知天之爲天而不知淵亦天也人知淵之爲淵而不知天亦淵也故謂天淵爲二故也謂天淵爲一亦然也萬象羣生均囿此天百川衆流悉納此淵譬則萬法歸一一歸自然師其然此言乎抑否乎溥曰是可廣吾意大吾觀矣請書以爲說



一齋說

盈天地間林林梵梵萬有不齊物之至衆也而一理足以混而同之接於吾身千端萬變大而父子君臣小而視聽食息事之至繁者也而一心足以妙而宰之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皆具一心若能窮一理之極則足以盡一心之量矣雖然是特於人而觀其一耳盍亦求是理之出於一原者乎原者何天而已一陰而一陽繼善而成性然必有不倚乎陰陽而爲動靜闢翕



之本是卽其原之一而爲體統一太極也故兩而爲儀四而爲象八而爲卦推而至於變化之無窮莫非一之所爲惟一故神惟兩固化邵子曰造化向一中分善觀天者固存乎一善論人者又孰外於一哉聖人全其天之一故能盡萬物之一理渾然於中而泛應曲當於外所謂一本而萬殊也未至於聖則理有未全其所以操存省察於動靜之頃當無時無處而不致其力於一也能持其主一之心則敬足以養之於始能守其惟一之心則誠足以實之於終夫如是則天之一與夫聖人之一舉不出乎吾心之一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一而已南靖綜理別公以一名齋或質其說於予予以聞於先儒者爲廣其義君聞而遜曰吾之所謂一齋不過古人一丘一壑之云姑以寓意吏隱而子推一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者以爲說真足以發甕鷄之蒙廓管豹之見矣幸爲我書之將以爲座右之警遂不敢辭



解

寓軒解

黃君子維以寓名軒人咸異之或曰天地逆旅也萬物過客也人亦囿於物者寓之說其有取於蒙莊氏乎或曰天地堪輿也人囿於中者也必有以盡並立之理寓之義其有則於聖賢者乎又有爲之中說者曰知吾身之爲寓當盡是理之所寓君之意或在於此乎博陵林某解之曰君優學躋仕所以自見者皆其積實之所發



謂其有尚於清虛之言陋也謂其有勉於聖賢之言固正矣然謂知身之寓故欲盡理之寓則亦未免於有爲而爲之焉宜爲君言哉其於軒之名均無所當也夫必有居而後有寓求寓於外孰與求寓於內之爲切乎軒者吾身之所寓也而身又心之所寓心又理之所寓者也理寓於心而爲心之主心寓於身而爲身之主譬則身寓於軒而爲軒之主也古之君子孳孳而夙興乾乾而夕惕非不知安其所安也夫亦動察

靜養以存是理於一心存是心於一身焉耳反之於心而理之所存者明反之於身而心之所存者正則內修矣內修則外無顧慮矣夫如是故身之所寓用舍窮達夷狄患難無所擇而安焉猶之軒也遠而山林近而朝市一隱一顯軒固自若也繩樞甕牖丹楹刻椽或約或豐軒無擇於是也是故善觀寓者必明軒之所在則內焉有以安其心外焉有以安其身矣君結屋讀書古盱山中不以得於身心者爲已之樂而思



推其蘊於人遊宦江海壯而強矣是軒之寓與其身之寓其地亦非一矣華顯之所歷艱阻之所踣而其所守之素曾不以之而或踰焉蓋其中確然者存其視世之轆轤雜揉一無芥蒂猶游氣紛擾而太虛湛然也存是理之寓與是心之寓而不卹吾身之寓廓焉大觀無適不可則雖軒亦外物也寓乎寓乎豈徒寓目之云乎軒乎軒乎豈徒軒庭之間乎君名譽方起將隨所寓而澤於民以副朝野之屬望幸毋以軒之寄傲爲可安而厭於游寓之久也作寓軒解



文

東岡洲定光堂上梁文

伏以紫霞丹嶼仙洲東去有三碧玉千峰佛國  
南來第一珠林改色錦里增輝恭惟碧玉堂頭  
玉海大和尚法窟藩垣祖堂柱石玉塵尾劃成  
江海鉗斧聲飛動風雷一擔挑來清淨地便張  
鋪席竿木隨去戲劇場儘作詼諧乃睠蘭若之  
精廬實在粉榆之近地手中神水孰云鄉關一  
滴之私眼底孤雲獨憶水丘數曲之舊信作事



須憑大願力況出世曾結好因緣是用廣其隘  
而拔其卑庶可光於前而振於後幻出南巖之  
勝槩永植東岡之福基寶殿暈飛對釋迦老子  
如在其上華堂鳳翥看定光古佛躡以之中爰  
舉修梁敢將吉語 東海門初日曛曛雲近補  
陀巖路地如初

疏

法濟寺報恩塔疏

聖明地拓萬兵衛重鎮南荒隆壽峰高千佛臨  
遙瞻西土惟大臣不負靈山之付囑顧小衲敢  
忘厦屋之庇庥戴禮真身盛揚清德恭惟指揮  
副使相公詩書賢將簪笏舊臣佐興運於淮淝  
播威名於閩越封侯萬里班較尉之筆勇投起  
家五年魏將軍之戟森列旣申軍律之嚴整每  
念梵教之陵夷解語鶴歸無復人民城郭聽經



鹿去多少烟雨樓臺坐令烏鵲之安棲喜看龍  
象之起舞兜率陀移來天上前長者幸爾側地  
布金窰堵波現在人間衆沙彌自能獻花酌水  
慈恩莫報善頌具陳伏願城壑金湯河山帶礪  
成八萬四千功德明長壽於金剛領三百六十  
職員致隆位於冢宰謹疏

上元天官疏意

天官有命歛百福以錫庶民邑牧非才精一心  
以事上帝厥躬累職敷衽陳詞伏念臣某等質  
本樗蒲學多茅塞繆綴名於黼座叨出宰於劍  
江製錦以來尺寸莫循於卓魯垂衣而治涓埃  
曷補於唐虞茲當賜福之辰敢控保安之悃伏  
願民生蘇息歲事豐穰李競春陽藹一堂之  
和氣桑麻澍雨露均百里之恩波普與蒸黎同  
綏繁祉謹疏



林登州遺集卷之二十三

閩漳林唐臣元凱著

同郡王志道而弘定

裔孫興楨侯重梓

後學張紹科煙叔纂

題跋

書驪塘危先生墓銘後

驪塘危先生守吾漳多惠政其尤著者雖遠猶有徵也作龍江書堂今有祠存營義塚三則有石記存奏蠲無名錢又有郡志存然是特一郡



之惠耳其論奏凡四十條皆所以惠天下者則施之未究也惜哉今太樸公以文章振家嚴叅國政太樸仕至中書遼陽甘肅三省左丞其將有以究先生之未究者必矣昔之惜也又豈不足幸於今耶敢書此于舊銘之左

書虎溪待渡圖後

友生蘇用賓分教漳庠將歸虎溪之上石隱上人因徵林君梅隱作圖以贈之命曰虎溪待渡持以示余俾余傳所以畫之意余謂士君子

處斯世其所當自勉者脩身行己之要而已至於時之遇不遇亦惟靜以待之固不能汲汲躁競以自貽顛踣也在易水在天上象爲需陽剛欲進而坎險在前爲不遽進而有待之象故其辭曰有孚光亨又曰貞吉利涉大川蓋必有孚于中然後光亨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矣斯爲善處需者也向使遇險不能有待而必勇往徑涉則覆溺之禍至矣虎谿雖小渡者必待舟以濟苟或馮焉其爲溺均也用賓年富學力



方將自見於世必有以濟於人者然而不能必  
進而有需於時之流行而坎止也石隱亦可謂  
知用賓者矣用賓其尚佩服有孚之言以至於  
光而亨則將如初之無咎二之終吉五之貞吉  
上之敬之終吉矣孔子曰君子待時而動需於  
前而濟於後猶待渡而終渡也以是廣名圖之  
義不亦可乎石隱作曰可以教用賓矣請書于  
圖之左方

書徐永愚所得趙虞二公翰墨後

趙文敏虞文靖文翰近代稱絕真徐氏家寶也  
書西臺慟哭記後

宋相文信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  
阻勉赴難蹈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  
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  
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翱以布衣參信公軍公  
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翱於燕臺越臺巖臺九  
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  
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翱亦悲憤



本登州集 卷三十三  
亾聊以終德亦偉矣公不負國翺其忍負知已  
哉向使徵而激之則亦將如江東之爲矣予聞  
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奮歎欲身履  
之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  
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  
欲豎張君孟蕪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白矣  
他日二謝伯仲以稱者徵於君言矣

書狄梁公進諫圖

武氏暴忍權數穢竊宸極親若二子猶不見容  
唐祀不絕如帶矣幸梁公特被信重而公周旋  
其間所以不忍引去者欲爲李氏地也他日折  
三思復廬陵卒於移周爲唐徵公反覆進諫之  
力將何賴哉嗚呼忠矣

書丘孝子傳後

余讀宋太史作孝子丘鐸傳謂鐸廬母墓地多  
虎每哭而虎輒避之不忍傷嗚呼純孝之感其  
神乃若是耶昔者白虎晝馴夜則豹環其廬而  
臥虎雖暴亦有母子也寧謂不知孝子之心哉



吁鐸亦可躋於古人矣

書張起鳴松楸圖後

右松楸圖張君起鳴所以寓其永思之情也起鳴幼失怙祖父母與母鞠教之旣而祖父母相繼卽世兵饑相仍二喪十年始克葬不數歲復喪母松楸霜露相望數里許而起鳴之兄弟子侄皆蚤世子子焉游宦于他境爲予言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吁起鳴仁孝人也仁孝之報如持券取償吾知起鳴必有以昌于後也故爲書此

於圖左

書王氏所錄遺文後

士大夫世族履行以文章之傳而信蓋前代紀載皆直筆無一毫阿私也予觀益國周文忠公誌王率齋先生墓歐陽著作誌王遠叔先生墓知其系出琅琊至宋沂公益太繇青徒儀真而新喻而廬陵擢科躋仕代有其人率齋遠叔雖隱約未施而其學其德卓卓可稱宜夫二公詳述之弗置也聞孫與齡又能孝念厥祖而錄銘



文於兵革之餘其世族履行之懿益可徵于後矣繼自今若子若孫思以繩繩祖武者尚永寶於是集哉

書棣鄂軒記後

常棣之詩作于周公其述處兄弟之道最詳且切首取棣以爲興鄂則其華外見之貌後世兄弟之相友相親者取之以名其同居之堂故有取於其詩也夫詩人之托物興詞蓋深有味矣松陵徐愿幼失怙與兄本奉母甚謹兄夢之薦

每以遠大期之愿繇邑弟子員入胄監選給事申書他日持棣鄂軒記示余余曰學莫先於孝弟子之學可謂知所本矣本碩則枝蕃枝蕃則華盛猶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繇其本之培也吾知徐氏兄弟必顯於後矣書記左而歸之

書敬齋卷

昔尚父以鷹揚之姿翼亮周武成克商功而丹書進戒拳拳於敬之一言指揮夏公以親臣提重兵佐上取天下而能悅禮敦詩以敬名其齋



林登州集 卷二十三  
居可謂篤學古之志矣使得處尚父之任則豈讓美前人哉

書倪仲遠山水卷

右倪隱君仲遠所藏雪山圖竹樹水石點染甚精迥然有幽遠意餘杭佳山水隱君放情遊覽得其真趣故於畫亦能鑒賞其精他日或倦于躋歷高深時出此圖一披玩焉則窻几之間雲山佳致固在目也抑吾聞善隱者雖在市廬猶林野焉蓋淡乎隱而心乎山水者噫吾於是而知隱君之心矣

書平林煙雨圖

武夷神仙窟宅其景萬狀晦翁棹歌已盡其奇烟雨平林五曲景也方壺外史寫而爲圖殆得趣於登覽之餘者金華高士楊君南峰得而愛之夫景在天地間隨寓而形無彼此也矧金華洞天之勝有同於武夷者乎高士歸八詠樓日對谿山其有得於平林烟雨之趣亦云飫矣而猶玩是圖不置焉蓋樂之深非惟愛其真雖其



似者猶愛之也抑所寓古心無失者耶

書陳一欽小景圖

近世稱善畫不乏人然工於長幅者或拙於小景得意於蒼古者或失趣于清潤過婉麗則氣韻索然矣過枯率則精神蔑如矣餘杭張公師夔翰墨之餘能于前代諸名畫集其所長自成一家大幅小景布置各有法於蒼古之中而有清潤者存故雖著色而不流于婉麗雖不著色而不傷於枯率其精神氣韻與人迥異而未嘗失古法公宦游閩中 longest 得其指授者往往知名陳君一欽未及張門而能默契其法下筆咄咄逼真是其敏慧所造也張公不可作矣一欽年方富藝當日進他年踵張公之躅人稱其青于藍者必一欽也夫一欽爲朱君文貞作小景因爲書此于圖上

書黃誠甫言志賦後

詩爲離騷之宗而離騷又爲賦辭之宗詩言志也騷若賦亦各言爾志也古之君子道與時違



志不獲逞率托於言以舒其憂而泄其憤自屈  
氏以來作者非一矣然惟知道者爲能不怨不  
尤以不失其志之正今觀黃先生誠甫言志賦  
其志皆古人之志其言皆古人之言其所以自  
勉自擇者莫非古道則其所趨之正非止於舒  
憂泄憤而已先生年將及頤而其詩若文愈雅  
健守古法予知是賦與詩文竝傳於世也必矣  
故贅書此于諸作後

書趙子昂馬圖

趙公松雪文翰名天下而畫亦並稱焉蓋書畫  
筆法最近而書之妙者其畫必精然善馬者未  
必善于人此卷馬旣神駿而奚官蒼髯側目極  
臻其妙蓋唐廐多以回齧習馬者爲圉人也於  
乎士生於治世不得以勲業自見所可見而傳  
者文章與翰墨耳公以文翰名家畫特其緒而  
與二事並稱者蓋無所不詣其極也史稱鄭虔  
三絕公何讓焉因書此于徐君天祥所藏馬圖  
後



書馬拜說後

汴省理問官趙君元彬奉丞相河南王命訪求忠義之湮沒者于閩道泉驛馬見之而拜衆皆驚異莆陽吳性傳溫陵謝雲從氏旣錄而論之矣或訂其說於予予謂天之賦人物雖有偏全之殊然毛蟲之中惟畜爲近馬在畜物中又其最靈者宜其於訪求忠義之使而有以動其心也在易乾象爲馬於方爲西北馬之稟固忠義也天下多故馬努力戎事於主恩每戀戀焉馬

之性固忠義也此以忠義感彼以忠義應故其低俛屈伏卑俯鞠跼蓋出於中心之誠服雖不可以詢而知猶可以揣而識也昔者孝感而白兔狎政感而文雉馴恩感而蛇啣珠化感而虎懺罪至頑至暴尚可感學矧其近人而靈者乎惟聖天子中興相王以忠義倡天下其感人者至矣趙君周爰咨度猶能充其感人者而感物焉將以和感和而鳳儀於庭以仁感仁而麟瑞于郊豈特孚一馬而已故余贅書此于二說後



跋

題蔡端明手蹟後

晉帖傳於世者多書牘而又多作草書前輩宗之蓋作草猶作真也端明蔡公書法入妙此本於二王咄咄逼真吁書心畫也古人謂心正則筆正端明立朝審愕心一于正叅政公所以寶藏乎此者余知非徒在於墨妙而已故因出示而敬識之

跋童中州和陶詩後

五言肇於漢蕪李相贈別一時之倡和也晉魏以來有擬古或曰擬某作則固追和前人也矣陶詩作于晉宋間不雜時態夔然絕出如殷盤周誥質素古雅益羞澁不可前陳後世若韋若柳多用其題模放步驟猶未和其韻也宋蘇子瞻氏始因韻爲和篇若干首金華童君中州善爲詩而獨于陶愛其蕭散冲澹有類于古人所謂溫柔敦厚之教者又因蕪詩篇數之舊而重和焉蓋其尚友古人百世上下猶神交焉非特



于陶于蕪爲然也嗟夫陶蕪二公之詩曠情達  
視而能委順以樂其天者也黃魯直謂其出處  
不同氣味相似君子以爲知言中州蘊深發茂  
方將爲世笙鏞以鳴治世之盛顧乃以山林枯  
槁自居夫苟得二公之所以樂則無入不自得  
于出處奚擇焉衡門考槃之詠尚毋爲太早計  
也

跋豐城曲江孫長仁族譜後

昔杜工部爲曹霸作歌喜魏武之文彩風流尚  
存今觀豐城曲江孫氏族譜自吳大帝以來詩  
書之澤綿綿不斬代有偉人其贊於曹氏之後  
遠甚嗚呼豈長沙討逆忠義之長有非當塗之  
可擬者歟

書張師夔枯木圖

我如枯木久無春故寫枯槎寄上人濩落不爲  
天外夢光明與佛鏡中塵 餘杭張師夔詩書  
董寄封崇堂頭時至正癸巳三月也右輒醉翁  
作枯木圖寄泉封崇上人而識其上也翁以三



絕名世晚歲作畫多自題此幅蓋兵餘非封崇  
所能有故雪其題字似恐非主者所物色方君  
師凱偶購得之出示余余眎其字蹟故存也噫  
自古名書妙畫考其所傳或遠在千百載之上  
豈必專寶一家而以他人爲嫌哉慨先輩之不  
作感鄙人之無見幸是圖之不終於不遇知也  
誦其詩而書此于左

書靖上人隨住吟臺後

古人之詩作者不少而僧詩率多工緻清逸竊

意方外之士其居其游雲巖風壑之間煙簑雨  
棹之外景之所接者多情之所發者正其匠意  
幽深鍊辭精切有非泛然留連光景者所易及  
也若齊已貫休靈一輩皆在唐諸作者列近代  
詩僧所在輩出而溫陵自趙呂傅阮諸公詩派  
之傳厥有自來故業是者徃徃知古法今觀閑  
極靖師之詩律嚴而不刻語實而不陳殆有得  
前數公三昧者豈余所謂匠意鍊辭幽深精切  
者耶吾知異日集詩者必有取而傳之也因爲



書此于其彙後

書陳所翁畫龍

陳長樂畫龍得名宋季近時士大夫咸寶之然率多大幅鱗鬣跡尾少全其筆者蓋晚年倦於摹染而快於揮灑故也此卷幅小而身全神揚而氣逸豈其年壯力勤而意之專者爲之歟蒙泉徐先生得於外舅鹺使方公故家舊物而印識特異它幅其爲真跡無疑兵餘物化先生子天祥君藏之獨存嗟夫物不易得而尤難於守

天祥思外祖之家珍感先人之手澤尚永寶之哉

書周君王安患軒記後

古之所謂君子者以其能於憂患安樂一視之而已安樂地順處之易憂患境逆處之難處其易常人或能與處其難非君子不能及是故君子不以憂患視憂患而以安樂視憂患蓋惟盡在我之所當爲而外至者皆所不計則雖患猶安也易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亦曰盡其本



已者而已錢塘周君君玉善學篤義時譽特推  
先被命使西洋萬里涉海以投異域人皆難之  
而君不卹也因名其寓軒曰安患而自記之嗟  
夫世之懦夫曲士溺於所安足跡不忍離堂簷  
一遇憂患失身喪氣無復人色然則周君之安  
以處患其可謂君子也已

書莊少師示兒語後

凡人克自樹立未有不儉而致然者蓋儉則謹  
謹則不縱縱則志專志專則勤勤則不逸不逸

則慮周志專於內而理察矣慮周乎外而事立  
矣故曰勤儉者樹立之本也少師藻思齋莊公  
自弱冠遊鄉庠選太學清苦自將而性學是力  
雖逮富貴猶如布衣時見其示兒語諄諄焉詳  
及乎是嗚呼此少師之所以爲少師而莊氏宦  
澤書種之所以濬且茂也後之子孫思所以襲  
芳趾美於百世亦勉於是而已矣公之五世孫  
師古錄以見示謹爲書此而歸之師古善學能  
文辭其諸父南堂菊堂二先生皆以儒世其家



無忝祖訓云

書張師夔所藏康里子山書捕蛇者說卷

後

康里文獻公真草書入妙品此卷又得健筆佳  
紙之助故馳騁精神畧無蹇滯又妙中之尤妙  
者也師夔張公以翰墨爲念憲趙公宗吉所重  
故特以此歸之嗟夫康里公之所以書趙公之  
所以重張公之所以寶而燕歟者得無意歟誠以  
是篇足以爲爲政者規非徒以寓意翰墨而已左

原不作惜不多得數十本以規於人人也

書馬翰林易之楓亭文篇後

風人之詩譎諫以示戒猶足以感乎上矧使者  
之所采而陳者乎予讀楓亭文篇其辭苦如石  
壕吏其心仁如春陵行讀之令人掩涕昔白居易  
易作樂府以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得爲翰林學  
士今君職翰林持使節行復聖天子之命又豈  
特流聞而已予旣爲南民幸又嘉君之善於使  
也故爲書此于篇後



書王無息小傳後

王無息髫鬣從師事不避勞幼而知義固異常兒矣既長而仕宐其於義益明不以遺金可利而汚其行也彼貪墨之儔猶將攫人之金而甘心焉無息義不苟取若此學之力不可誣也

書高仲暉進齋卷後

進之名有二義焉勇往直前循序有漸之謂也君子之學固當力於進然不容於驟進也勇往而不知循序則銳而易退循序而不能勇往則

將半途而廢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自強所謂勇往直前歟曰不息所謂循序有漸者歟天之行四時也非不能使之卽寒暑也而必以暄涼爲之漸焉其生草木非不能使之卽成長也而必孚而甲甲而拆漸而枝枝而條焉學之道猶是耳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由善信以至聖神必孜孜致力以勇於進必循序有序以漸而進譬猶用兵雖鼓勇作氣而坐作擊刺之有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固



不敢輕敵深入以取敗退也國子助教高君仲暉齋以進名蓋其先府君所作以訓君於志學之日也薦紳先生爲繹其義無餘蘊矣予不敏輒以先儒緒論足其說焉

書何執中所藏趙松雪帖

余曩聞諸老言松雪翁神度散朗有晉人風故書翰於鍾王元常逸少咄咄逼真豈非心畫有千載神契者耶此帖於平易中間出奇妙又其精絕者寶之也宜

書栢齡字說後

五福必首壽人之福莫大乎此也指物而質焉則壽齡之長莫松栢若也夫惟福之大人情之所同欲故物所愛必有以期之又必有以况之亦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千夫長西弼氏生而父名之曰長壽冠而友字之曰栢齡名以是固見愛子之篤字以是尤見愛友之深詩人稱願之詞曰如南山之壽其是名之意歟曰如松栢之茂其是字之謂歟予與栢齡雅相愛同一期而



况之之情也故書此于易之先生字說後

書豐城周伯聞所藏周石鼓秦琅邪二碑

法帖後

字原於古不考乎古非知字者也鳥跡科斗邈不可詰矣周之石鼓古法猶存也秦嶧山碑已非故物詛楚文又最後出所可考而信者惟琅邪石刻耳然則自周而降惟秦爲古也豐城周伯聞氏雅志好古於書法必考其原取石鼓琅邪二刻合爲一袞蓋深幸夫未盡於磨滅而古意猶可識也因其出示書此而歸之

跋歐陽公與蔡君謨手帖後

歐蔡二公爲慶曆名臣道同心協相善之厚其書問宐多往來此帖稱端明侍郎蓋在嘉祐之前觀其筆力遒勁馳騁臻妙實自成一家法老蘇論其文曰歐陽子之文也予於是書法亦云

題豐城劉孝子仲安卷

漢緹縈以未笄之年贖其父淳于公之刑天下稱爲孝女劉氏子孫孫年十二能誦闕直其父



秩之寃真孝子也哉視唐杜審言子并刺父讎以宛抑有間矣林弼書

題豐城徐以觀卷後

昔徐孺子躬耕東湖非其力不食漢世高之以觀以耕爲樂蓋其餘裔聞其風而有立者歟

跋豐城航溪朱光孚詩集後

詩本人情情真則語真故雖不假瑣琢而自得溫柔敦厚之意豐城朱光孚所爲詩多平易無艱險語豈非情之真而然歟使天假之年則進於老成當未已也惜哉子公路出示舊集故爲書此而歸之

跋周伯溫書圭齋所作揭曼碩貞文書院記後

近代以書名家者固多然善篆者唯二人焉著趙吳興子昂周鄱陽伯溫是已此卷番陽所篆筆力遒勁深得嶧山石鼓之法劉本泉氏偶購得之因其出示故爲識此

題八鴈圖



右畫鴈八各有態飛者一宿者二仰而鳴者一  
回顧而鳴者一俛而喙者二鴈奴警而鳴者又  
一畫史寫生固求形似然以余觀之又有形外  
之意存焉夫春而北秋而南隨陽而往來有君  
臣之義焉或飛或止大小以次有兄弟之序焉  
羣處竝食呼儔而命侶有朋友之好焉奴也畫  
夜食息非常苾馨不敢或怠有主僕之情焉畫  
史固不能無意於是矣戶部郎中張君嗣宗出  
此畫示予予知君於是數者必有得焉非徒形  
似而已不然畫之事愛者多矣君奚獨有取於  
此哉畫史其亦知所尚者歟張君之好其亦知  
所重者歟

題趙文敏公與袁禮部詩簡

趙文敏公詩畫皆妙絕而世稱其書爲盛噫豈  
惟書哉雖稱三絕可也予嘗於詹伯玉推理家  
得其蘭雪琴帖公所與袁子方禮部者也今觀  
其子朝遂所藏詩簡數篇筆力遒健有龍騰鳳  
翥之態蓋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朝遂追



念先輩尚永寶而傳諸

題東坡畫

東坡先生文翰名百世畫特其緒然其傳一也此本得善筆佳紙墨之助故尤精妙升賓其永寶哉

書姜德之墓銘後

予讀胡先生仲申銘姜君德之之墓知君以儒爲行非但所謂循良吏者先生之文足以傳信後世今子痛之賢有以顯揚前德之不亡者在是矣

題羅稚川畫

右稚川羅氏畫一幅坡陀樹石綽有荆關風致而山巒人物間類馬遠蓋兼用諸家法也舟中褰衣幅巾坐者二人筆牀茶竈歷歷可指豈玄真子之徒歟噫稚川亦有得隱處之趣者矣

題王文壽族譜後

予嘗感後世之序世譜者必遠求同姓之顯達者而宗之吁是豈可厚誣乎哉王文壽氏譜其



系自四世祖始以上無考者未嘗妄有所本也  
斯可以傳信後人矣子孫繼承克大其家吾知  
是譜之序未艾也

書黃閣中詩集後

彌與閣中生同年少同游而性坦易同嗜酒雅  
相愛故恒相規益比以微宦故相別且十寒暑  
今年夏獲會于京師示予近詩若干首率五言  
蓋其陶情漢魏馳驚樂府出入乎陶柳陳韋諸  
家其語溫厚而雅曠若端人正士不事邊幅而  
動容自暇裕若殷壘周鹵不假琢刻而形製自  
奇古於平風雅寥邈猶於閣中之詩識其遺音  
三復之餘喜閣中之進而重愧予之目退也故  
書此于藁後

道伏龍虎圖

中書從事屠君仲英持畫軸一示彌彌展而觀  
之一道人立撫馴虎龍伯拱埃若聽命者蓋神  
仙者流其功行既高則能役使鬼物龍神虎君  
呵護左右撫而畜之若犬羊然壺公以龍爲杖



董仙使虎賣杏凡此類也矧其養丹神鼎坎子  
離午鉛兒而汞女其屬亦龍虎也是故畫師而  
得於形外之言雖然龍虎異於常物者也惟  
心正者爲能服之不必皆神仙也負舟祝之而  
逝傷人祝之而服是豈有假於道術乎君生際  
盛朝覩雲龍風虎之會大將起泥沙沛澤乎人  
著虎東渡江之異政非徒區區道術之是尚也  
故書圖左以俟

附錄

林登州傳

龍溪張燮

林公唐臣初名彌字元凱系出晉黃門侍郎穎  
穎生晉安太守祿卒官因家焉十餘世至評事  
大章徙居吾龍之文山遂爲文山人評事者公  
之六世祖也公父廣發爲世大儒任帥府叅軍  
有聲公母陳夢北斗傍一星入懷中光耀襲人  
娠而生公公少秉異姿治毛萇氏詩弱冠舉進  
士高等釋褐爲郡幕然非其好也戊申內附高



皇帝新定天下廣延儒術鸚鷺充庭公嘆曰此  
吾竭思康道時也已酉秋徵請春官脩禮樂書  
拜吏部考功主事庚戌安南使者杜舜卿以其  
王日燧卒來告上遣編脩王廉祭之仍遣唐臣  
持詔封日燧爲國王旣陛辭上以馬援昔討交  
趾鎮服蠻夷厥績良偉命二使臣就彼祀之公  
旣詣伏波祠下如詔致祭徘徊銅柱追憶鳶飛  
墜水馬革裹尸之言結托爲異代交祠久頽命  
工脩葺而去北抵安南奉揚明天子威德三

稽首願世世子孫爲帝外臣望海波而明三澤  
也封事旣竣王命中使夜携五百金密投公榻  
詰朝使從官復餉五百金他物稱是公悉卻不  
受曰唐臣手龍節走萬里外帝慎擇而遣之豈  
自意陸大夫裝哉且境外義無私交王勿復言  
安南王度公不可強乃俾入賀使者武漢礮裝  
其金請於朝上曰王禮中國使宜贐中國使不  
貪爲寶使遙嶼知漢官威儀宜卻贐可謂兩全  
函令還國蓋自是上心重公矣居無何奉詔賑



饑越中所全活至巨萬計出註豐城令以經術飾政如烹小鮮至醜奸釐弊聽微決疑迺特立行一意吏有漁獵爲奸者度公將置之法遂誣公受傭黃金一鎰緩傭死事下司寇逮公繫詔獄司寇以安南却金事白上遂直其寃初公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皆動覺謂所親曰吾其危矣後刑官入奏上見君名援筆草書休問二字蓋休於字爲木人草書問字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忠誠素孚孰能預測河魁之柄使神先

爲授者乎已補饒州別駕佐刺逾見稱術尋改垣曲令丙辰安南告變上遣使往視而難其人廷議交章荐公公復銜命之國鎮撫其社稷以歸擢禮部主事已未拜登州守訟理政平而祀典學政尤多所振飭焉俄以疾卒於官所部惜之公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法兼脩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書非不工但側峰太多不能逃筆牀月旦識者言林公用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只寫畫而已公所著



梅雪齋稿及使安南集宋學士濂序之王侍詔  
禕清漳詩有云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  
公也弟虞臣國子助教世稱雙壁云張燮曰元  
凱當胡元末造枳棘棲鵲陸沈永嘆者哉迨夫  
遭逢龍起委質清朝出壯皇華入稱循吏雖宏  
轡未展蓋亦光闡國章焉旁叅文苑成其儔流  
而大要歸於質行草昧多賢勝奉春稷嗣遠矣

中順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誌銘

括蒼王廉

余爲翰林編脩時與公同使安南以洪武三年  
夏四月發京師明年春二月還復命與公交際  
以程計儉萬里遠以時計凡十閱月公學問之  
該博官政之敷歷聞之習矣故知公者莫余若  
也今公卒矣其仲國子監助教原功氏以余與  
公爲知己乃自中都价公之狀來乞銘余不遑  
遜公妣陳夢北斗旁星墮懷中娠而生公因名



弼又名唐臣字元凱時禁國號名字仍舊名五  
歲能默書千字文長而岐嶷英發從鄉貢進士  
周祐游專門毛詩丁亥領江淞鄉薦戊子登進  
士第庚寅丁母憂服除仕爲郡幕官丁未值外  
艱戊申內附爲洪武元年己酉秋八月以儒士  
登春官脩禮樂書爲時推引拜吏部考功主事  
稱能官奉使安南封其世子日賢爲王仍王其  
地使還王命中使密以五百金夜投公榻去翌  
日安南從官復進金五百他物稱是公曰我等

爲中國使顧受外夷贖去國萬里卽不受何以  
自白迺俾其進賀使武漢碑裝以白于朝至日  
入奏上曰外夷敬中國使禮宜贖中國使去萬  
里外不撓國法兩盡其道亟返其國上器重之  
時會試天下士命公爲受卷官遷豐城令鋤彊  
梗革積弊吏闕漁獵迺誣公受賣菜傭黃金一  
鎰緩傭死下逮刑官論報直其冤仍授江西饒  
州府通判佐政多所裨益士民稱之不寘事覺  
改山西垣曲令尋徙謫濠安南亂朝廷難其使



會薦公專對能起使安南靖其國還擢禮部主事已未拜登州知府階中順大夫百廢具興六事咸備而於祭祀學校尤致意焉登民方服公化俄以疾不起寔辛酉冬十月戊寅也享年五十有七公善草楷法嘗與予言用筆須偏正法兼備乃妙近世趙孟頫書非不精但側峯太多不能逃書家清議林泉生嘗言林公用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止寫畫也公所爲詩文皆雄偉迭宕語或清峻復出塵表有梅雪文藁若干

卷使南集若干卷先是公使安南吏部以皂隸吳從吳抵安南暍死公出已幣斂焚其壘附行李禿萬里歸其所親人多義之豐城視篆甫淡旬朔例以欽錄赴京舟次湖口旦假寐夢一木人口眼皆動寤語人曰吾不祿矣及繫詔獄公具以却安南贖金事告刑官入奏上援筆草書休問二字於名下休字木人也草書問字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公見知於上其吉徵能預垂於精神恍惚之時耶公系出長林因以爲氏逮



晉黃門侍郎穎徙下邳從中宗南遷入闕生晉  
安大守祿卒于官下子孫因家焉又十八世至  
評事府君脩遷漳之龍溪惠文山高祖桂曾大  
父勲大父舉皆潛德弗耀父廣發仕汀漳屯田  
萬戶府經歷公娶張氏生子文璵助教命璵發  
公喪以月日歸葬于先塋之側友人括蒼王廉  
謹爲銘曰 中順華裔翹長林黃門徙邳從入  
闕十又八世官沉沉屯田遺愛孚惠心臨漳大  
族衆所欽九牧十德同徽音惟公學業名駸駸

考功使南却贖金天子嘉之示官箴居官齟齬  
屢見禽日星晃明駢莫侵再使南國萬里情五  
馬出牧青海潯總幃奄忽天難謀青天白日生  
頑陰仲氏匍匐力不任踰年奉柩返故岑余銘  
尔墓昭后今



序

使安南集序

宋濂 金華人翰  
林學士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  
橐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置九郡  
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  
五管而交趾亦隸焉其地本入殊方稱臣奉貢  
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  
蠻夷乃敢爲弗恭出不遜辭廷議憤之復有鑄  
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益離使者至



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  
侮燕于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  
極之初遣使往告卽位其國主陳日燿稽首上  
表遂乃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燿卒嗣王日賢  
有請于朝復詔襲爵如初東庭臣頒封使者僉  
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  
爲宐上從之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  
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威德與反覆  
詰難援古證今口若懸河其君臣悅服乃北面

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賢遣陪臣夜半持  
黃金爲元凱壽元凱峻言卻之陪臣嘆息而去  
肆惟皇上奄有四海宅居土中遠夷承化靡不  
內嚮上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其境土而無所  
利之淡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  
憲萬世有若元凱之使安南慷慨特達受詔卽  
行瘴雨蠻烟曾無懼懾已能顏正辭嚴足以聳  
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者而卒無所售舉手  
加額稱爲賢使者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余



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小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于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名唐臣臨漳人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人物謂元凱在閩南如毛之有鱗甲之有龜云

跋

先登州公以經術鳴盛於洪武間其詩誥古文辭實爲明初閩南文苑之冠同時如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皆一代大儒雅相推許今見於志序者可考而知也崇禎中同郡王中丞而弘先生曾爲校刊行世洎遭兵燹遂失其版小子興於家傳故篋中搜得一帙珍奉藏之久思重梓以傳焉適節使大中丞長山李公來撫吾閩興幸隸麾下



公餘進見謹呈是編蒙

公一見嗟賞慨然作序兼為訂其譌闕凡魯魚  
亥豕一一讐勘不使有字畫之差我

公表章盛心亦良至矣小子興敬受而付剞劂  
庶幾先人墜緒於湮沒之餘得以復耀皆  
大君子嘉惠之德也豈特小子興有厚幸哉工

既竣不揣固陋謹盥手而識之末簡康熙

丙戌仲冬裔孫興恭跋





